

## • 道教研究 •

## 归时猿鹤烦传语，记取前回白玉蟾

——海琼真人与武夷道友交游析略

黄永锋

**提 要：**稽考《白玉蟾全集》，不难发现白氏在武夷山栖止期间，黄季长、陈丹枢、刘妙清、苏森、陈洪范、詹琰夫等与之交往甚密。解析海琼真人与武夷山道友交游酬唱之诗文，我们发现他知晓医理，服膺道教寡欲教义，心通三教，内丹理论直指心性。

黄永锋，厦门大学哲学系讲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主题词：**武夷山 道教 白玉蟾

白玉蟾（1194—？），南宋道人。本姓葛，讳长庚，祖籍福清，生于琼州，其母白氏以玉蟾应梦故名。字白叟，一字众甫，又字如晦。号海琼（真人），或号琼山（道人）、紫清（真人）、白逸人、武夷翁、武夷散人、海南翁、神霄散吏。白玉蟾是金丹派南宗第五祖，他推动了内丹理论发展，是道教史上颇受称道的人物。台湾道教学者萧天石先生在《道藏精华》第十集辑编《白玉蟾全集》时评价白玉蟾“为道家南宗正统，丹鼎中最杰出之仙才。自幼厌秽风尘，臊膻名利，慕长生久视之道，喜神通变化之术，长游方外，沉潜性命，尽得紫阳、泥丸之密旨。宗大易而道阴阳，尊德性而趋禅槌，世称其出入三氏，笼罩百家，乃神仙家中震古烁今人物”。

鉴于白玉蟾在中国道教史上的重要地位，道教学界、教界对他颇多关注，成果不少<sup>①</sup>。学界前贤时仁从生平事迹、道教思想、科仪法术、诗文书画等不同视觉探究白玉蟾，各有千秋。白真人曾在武夷山修道、弘道，是武夷山三教文化遗产当中的华章。目前，道教地方史研究日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白玉蟾研究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切入。适逢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延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进行每年两度的文化遗产监测事宜，笔者多次参与其中，对白玉蟾与武夷山之关系有较多的实地考察，积累了许多感性认识和文献资

料。史学家研究历史人物，往往喜欢先做这个人物的“交游考”。受此启发，笔者拟从白真人与武夷山道友的交游酬唱中，窥探白真人之道教思想，发掘他与当地道教之缘。认真研读《白玉蟾全集》，不难发现白氏在武夷山栖止期间，黄季长、陈丹枢、刘妙清、苏森、陈洪范、詹琰夫等与之交往甚密。白氏“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踏遍江湖，名满天下，其从者如毛也”<sup>②</sup>，上述人物是白玉蟾在武夷山之主要道友，作者见识有限，可能有所遗漏，请贤达指正。彭耜（鹤林）、留云长（紫元）等是白玉蟾之弟子，他们的活动地长年不在武夷山，所以未将他们列入本文讨论之范围。

黄季长是见诸《白玉蟾全集》中首位白氏为之作文的武夷道士。黄季长之生平不详，白氏《赠道士黄季长遇异人授医方序》仅此交代：“武夷道士黄季长，少年游侠于崇冈旷野，曾遇一异人授以痛疽之药”<sup>③</sup>。在这篇序中，白真人谈到他对痛疽的认识：“人之身，一气流溢，苟有痠，则怀脓结血，弥浹凝滞，呼天诉痛有不能自己者，或其决所血之痛，导所肉之溃，则淋漓其衣，齟齬其身，是岂人所欲哉？人之身有四百四病，痛疔为可酸心”<sup>④</sup>。痛疽，是气血为毒邪所阻滞，发病于肌肉筋骨间的疮肿。隋太医博士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卷32根据疮面之大小对痛、

疽、疔进行了划分：“肿一寸至二寸疔也；二寸至五寸痛也；五寸至一尺痛疽也。”<sup>12</sup> 从上文可见，白玉蟾真人对痛疽这一病患之病因、症状、危害有准确的把握。他还在序文中引唐代道医孙思邈之言论痛疽之发病机制、治则：“痛疽初生，结肉痂；痛疽既生，凝肉珠；痛疽初破，剖肉瓜；痛疽既破，剖肉橘。”<sup>13</sup> 白玉蟾认为如此惨痛的疾患，实在让人不忍卒思。所以，他闻说黄季长道士得异人奇方“治痈疔不事乎楷煎，不事乎针割，惟以药攻其内，复以药传其外，使其释然如叶脱枝，涣然如花结实”<sup>14</sup>，大感快慰！由是，白氏热情洋溢地称赞他：“今黄季长之为人，则榆拊、扁鹊辈也；今季长之所用药，则蛭脂、凤卵麟腊、龟趾也”<sup>15</sup>，并欣然作《赠道士黄季长遇异人授医方序》。从这篇赠序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白真人爱护病患之拳拳真情，以及精通医理、乐于接纳、扶植新事物之高道形象。白玉蟾是南宗五祖，谙熟内丹理法，实属自然，但孤证不立，说他精通医理是否适当？《白玉蟾全集》还有一些资料可以支持这一观点。该书卷 3《日用记》白氏自述云：“汤药即进以酒，……然多喜食菓、蔬，虽茹荤，厌食猪、羊、鸭、鹅之肉，遇有山翼、水鳞则饱，而后已亦不甚能食之。”<sup>16</sup> 罹患疾病将进汤药，白真人知晓中医传统做法——以酒送服，如此可以激发药力；日常三餐则喜食菜蔬瓜果，少食家禽之肉，多食山珍水产，这是相当合理的饮食之道，于今仍适用于生活。白氏知医，应当与他喜好读书，博览群经，“笼罩百家”有莫大关系。

陈丹枢（丹枢先生）、刘妙清（刘心月）是师徒俩，均与白玉蟾熟稔。陈丹枢在武夷五曲云窝铁象石上结庐修炼，绝粒辟谷。白玉蟾《云窝记》云：“丹枢陈先生辟谷不粒，年已七、八旬，方瞳漆发，其颜犹童，未知何许人。而终日凝神不语，兴寝笑谈与常人异，所附身仅一破衲。”<sup>17</sup> 刘妙清，东阳女道人，身甚贫，年少美丽，不幸沦落风尘。末后猛省，入武夷山欲师事陈丹枢。<sup>18</sup> 陈丹枢以修道艰难清苦试探她，“历试以枯淡，复语之以风俗薄恶，又言居岩谷之难如此，学道业之难如此，诛茅戮草之难，馈粮给膳之难”<sup>19</sup>。刘妙清沉默良久，坚定答复云：“粝粒可

以为粥糜，弊紈可以为垢衣，藜藿可以餐，藟芋可以炊。但欲觅片地可以安茅茨，编兰而为蓑，楫楸之火亦可煨，无使雨我头，无使霜我肌。父母未生前，寒暑何所思，枯骨既火后，无复可诉饥。山中已如此，辨道亦可宜。”<sup>20</sup> 这种恬淡简朴的修道精神深契陈心，因为陈丹枢本人就是“草庐道人贫彻骨，一庐潇洒空无物”<sup>21</sup>，所以他最终接纳刘妙清为徒，“妙清亦作数椽茅屋，棲附先生之庐，取名曰棘隐。盖取何仙姑所谓‘幽居山林间，荆棘隐此身’之句。青松翠竹，潇洒修然，鹤唳猿啼，寒烟漠漠，风魂月魄，潇洒无际，此棘隐之乐也”<sup>22</sup>。道教以寡欲为修道的基本准则。《道德经》第 19 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同书第 46 章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这都是要求修道者克制和超越物欲虚名。道门认为五欲危害身心健康，《太上老君虚无自然本起经》宣称：“五欲者，谓耳欲声，便迷塞不能止；目欲色，便淫乱发狂；鼻欲香，便散其精神；口欲味，便受罪入网罗；心欲爱憎，便偏邪失正平。凡此五欲，惑乱覆盖。”<sup>23</sup> “学仙非为难，出尘离欲为甚难哉。”<sup>24</sup> 所以修道者去奢简欲，清静恬愉，才能得道登仙。白玉蟾对道教寡欲这一基本教义以及陈丹枢、刘妙清之道行诚然心有戚戚焉，以至于不惜笔墨，为陈、刘师徒做了《云窝记》、《棘隐记》、《题丹枢先生草庵》、《题刘心月刘妙清入水而逝吊以一章》、《棘隐壁三首》等诗文，赞许他们清心寡欲、自然道化，并对他们之离逝深表哀惋。实际上，白氏本人同样如此，其自赞诗云“千古蓬头跣足，一生伏（‘伏’通‘服’）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sup>25</sup>。白玉蟾年少才俊，饱读经文，却无心宦仕，一意向道，云游四方，后到武夷山与清山、松风、流水、游鱼为伴，即使遭遇了一系列的磨难艰辛，陶然不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陈丹枢师徒会成为他的知交。

白玉蟾在武夷山还有一位这样的道友，他就是武夷山冲佑观主管苏森。苏森自号“懒翁”，白玉蟾喜与之交好，结为至友，作《嬾翁斋赋》、《见嬾翁》、《赋呈嬾翁二首》、《薄暮抵嬾斋醺醺至醉迟明有诗以控感怀》、《呈嬾翁六首》、《又和嬾翁》等以赐。苏森则作《跋修仙辨惑论》，记

述了白玉蟾的一些事迹。白著《嬾翁斋赋》称：“眉山苏森老于嬾，以‘嬾翁’名其斋，翁其真嬾耶？虽曰鸥不入鸳鸿也，其如苍生缺望何？吾闻翁儿时不甚嬾也。以黄绢鞭心，以青衫结发，以勋业览镜，以文章鉴锋，折旋俯仰于周孔之间，轩昂轶荡于韩柳之外。”<sup>19</sup>此后，白真人在该文中笔锋一转，说苏森后来深感儒林烟薄，学海波寒，宦情如秋，“于缙绅间无苞苴从臾之欲，所以龙蟠而不雨也”<sup>20</sup>。虽然苏森自号“嬾翁”，“壁上之琴几日蒙尘，窗间之砚几时无水，翁嬾之故也。清风而关门，留月而待榻，翁嬾之甚也”<sup>21</sup>。但白氏对于苏翁“投闲终老于云水堆中”是津津乐道的，他坚信：“东风开柳眼，黄鸟骂桃花”，苏翁于此时是不会嬾于踏青的；“幽轩风雨过，明月一池莲”，苏翁于此时是不会嬾于入林的；“落叶随孤雁，呼霜要辨寒”，苏翁于此时是不会嬾于登高的；“水浸梅花影，猿呼一树霜”，苏翁于此时是不会嬾于探梅的<sup>22</sup>。盛时身退，抛舍名利，隐逸溪林，陈丹枢、刘妙清、苏森、白玉蟾做到了！可是“尘垢刺眼，名利焚心，岂能一旦顿然，似翁如此嬾也”<sup>23</sup>，真是让人感慨系之！

陈洪范，字天锡，道号造斋，住居“武夷之山，元化之洞，冲佑之观，静廉之庵”，“生平于琴书外，偏有橘癖（‘癖’通‘癖’），酷嗜橘林，又多种橘”<sup>24</sup>。陈天锡托人请白玉蟾为文发明橘隐之意。白慨然应允作《橘隐记》，洋洋洒洒近千言。文中谓：“古人所以隐于松者，盖欲示其孤高峭劲之节；古人所以隐于柳者，盖欲彰其温柔谦逊之志。”<sup>25</sup>“吾意其（陈洪范）所爱者，非爱橘也。盖喜吕真人譬金丹之意。”<sup>26</sup>因为“吕真人譬喻金丹大如弹丸，色如朱橘”<sup>27</sup>。况且“缙山之仙子有诗曰：‘修炼还丹苦，不忍见甘橘’。青城丈人有诗曰：‘几回误吞橘，便欲升云天’。此皆古人托意之妙如此。陈天锡所以隐乎橘者，盖得缙山、青城二君子之意。”<sup>28</sup>白氏在《橘隐记》前文指陈陈道士隐于橘，是取橘乃金丹之喻。朱橘之与金丹，不仅色似，而且形似，内可以养，外可以玩。关键在于“玩”，白玉蟾心谙武夷夜阑，风正月清，猿啼千林，拂晓栉盥之暇，抱琴橘林水滨之深深妙意。所以信手拈来吕

真人、缙山仙子、青城丈人橘喻金丹之说，为其后文发挥其内丹心性思想做铺垫。白氏金丹学说师承陈泥丸（陈得于薛道光，薛得于石泰，石得于张平叔，张得于刘海蟾，刘得于吕洞滨），习得钟吕内丹理论精要，又结合自身历练体悟，融会禅理和儒学，发展了师长的内丹学，把内丹归为心性之学。其《橘隐记》所发明橘隐之意，实际上就是隐于橘林修养心性。白玉蟾曲曰：“橘成林，橘成林，一亩白云；空翠深，空翠深，中有仙翁。抱一琴夫，谁知此心？”<sup>29</sup>由此可见橘隐一片滋味。

詹琰夫，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人，字美中，世代簪绂，胸怀宽广，时人谓之为英杰，平时好道，一旦感叹浊世仕路多厄塞，不如结方外友，从事井灶砂汞之学。适逢白玉蟾自广闽出而至武夷，有披榛诛茆之意，颇契詹美中求道之胸臆。于是，詹琰夫出余财余力，搜访止止庵旧地，辟几百年不践之苔，划三五里延蔓之草，于嘉定丙子之王春（1216）重建止止庵，并延请白玉蟾居此主持。玉蟾“惮朱紫之往来，而膏车秣马适，所以废吾事，而汨吾心”<sup>30</sup>，以游兴未尽故婉拒。詹琰夫力留不住只好随之，但坚请他留文“记其庵而盟他日之再来”<sup>31</sup>。白玉蟾于是写就著名的《止止庵记》，并允诺“此去罗浮入室，回必求身以住持之！”<sup>32</sup>《止止庵记》夹叙夹议，叙述止止庵地理位置、周遭景致、旧时仙真栖留此地之逸事，以及止止庵重建时间、缘由、过程，嘉许詹琰夫复庵之盛举；不过全文精妙之处在于发挥“止止”要义。白氏言：“止止之名，古者不徒名，止止之庵，今人不徒复，兴必有得止止之深者。”<sup>33</sup>那么，其深意何在呢？白玉蟾旁征博引曰：“《周易》艮卦兼山之义，盖发明止止之说；而《法华经》有止止妙难思之句；而《庄子》亦曰：‘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是知三教之中，止止为妙义。”<sup>34</sup>继而解说个中奥义，“止止，非止之止，止实谓止其止之止而已矣”<sup>35</sup>，“政知、行住、坐卧，自有不止之止，非徒殢枯木死灰也”<sup>36</sup>，“然则青山、白云无非止止也，落花、流水亦止止也，啼鸟、哀猿、荒苔、断藓尽是止止意思”<sup>37</sup>。总之，白玉蟾引三教之语，阐发止止之义，认为止不是绝对的，不是枯木死灰，止

中有不止,如青山、白云、落花、流水、啼鸟、哀猿、荒苔、断藓,止止当是止其当止之义。见微知著,白玉蟾的思想是综合辩证的,他能继承前人,又有所创新。白氏之所以能被誉为“异人”,苏森道出其中原因“心通三教,学贯九流,多览佛书,研究禅学,参受大洞法录,奉行诸家大法”<sup>38</sup>,所以“当世饱学者,未之能也”<sup>39</sup>。

白玉蟾喜好游历,他在《临安天庆陈道士游武夷赠之》中道:“七闽多山水,两淮好风月,潇湘之烟云,巴广之雨雪,收拾归武林,细与令师说”<sup>40</sup>。可见其览历之广。不过,他特别钟情武夷山,这是为什么呢?内丹修炼讲究具备法、财、侣、地,法是内丹法诀,财是钱财等物质条件,侣是修道之友,地是清净事宜修行之所。对白氏而言,武夷山于内丹修炼是法、财、侣、地四者兼备的。难怪乎他在自赞诗中云:“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据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卷 6、卷 13 记载,武夷山望鹤台、天壶道院、碧霄洞均留有白玉蟾修道之遗迹。

(责任编辑:若 木)

等。其四,解析白氏诗文艺术,如《烟霞供啸咏泉石淪精神》(《中国道教》,2000 年第 2 期)等。这些成果中,关于白氏生平事迹及其道教思想道学界探讨较多,关于白氏科仪法术以及诗文艺术研究较少。较多成果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白玉蟾研究可以有新视域。

- ④《白玉蟾全集》(下),萧天石主编《道藏精华》第 10 集之 2,台北:自由出版社,2000 年出版,第 1150 页(以下版本同此)。
- ⑤《白玉蟾全集》(上),第 215 页。
- ⑥ 5 白《白玉蟾全集》(上),第 215 页。
- ⑦ 荒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下),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 年 1 月,第 895 页。
- ⑧ 5 白《白玉蟾全集》(上),第 216 页。
- ⑧《白玉蟾全集》(上),第 217 页。
- ⑦《白玉蟾全集》(上),第 215 页。
- ⑦《白玉蟾全集》(上),第 251-252 页。
- ⑤《白玉蟾全集》(上),第 289、323 页。
- 11《白玉蟾全集》(上),第 289、290、589 页。
- 12《白玉蟾全集》(上),第 289 页。
- 13《白玉蟾全集》(上),第 289-290 页。
- 14《白玉蟾全集》(上),第 521 页。
- 15《白玉蟾全集》(上),第 291 页。
- 16 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 8 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年出版,第 164 页。
- 17《白玉蟾全集》(上),第 295 页。
- 18《白玉蟾全集》(下),第 1007 页。
- 19《白玉蟾全集》(上),第 439-440 页。
- 20《白玉蟾全集》(上),第 440 页。
- 21《白玉蟾全集》(上),第 441 页。
- 22《白玉蟾全集》(上),第 441 页。
- 23《白玉蟾全集》(上),第 441 页。
- 24《白玉蟾全集》(上),第 334 页。
- 25《白玉蟾全集》(上),第 332 页。
- 26《白玉蟾全集》(上),第 334 页。
- 27《白玉蟾全集》(上),第 334 页。
- 28《白玉蟾全集》(上),第 335-336 页。
- 29《白玉蟾全集》(上),第 336 页。
- 30《白玉蟾全集》(上),第 350 页。
- 31《白玉蟾全集》(上),第 350 页。
- 32《白玉蟾全集》(上),第 350 页。
- 33《白玉蟾全集》(上),第 353 页。
- 34《白玉蟾全集》(上),第 353 页。
- 35《白玉蟾全集》(上),第 354 页。
- 36《白玉蟾全集》(上),第 353-354 页。
- 37《白玉蟾全集》(上),第 353 页。
- 38《白玉蟾全集》(下),第 1155 页。
- 39《白玉蟾全集》(下),第 1150 页。
- 40《白玉蟾全集》(上),第 450 页。

<sup>1</sup> 目前,有关白玉蟾之主要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集中考察白氏生平事迹,诸说纷纭,如何敦铎《关于道教金丹派南宗第五祖白玉蟾几个问题的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第 4 期)、曾召南《白玉蟾生卒年及事迹略》(《宗教学研究》,2001 年第 3 期)、谢金良《白玉蟾的生卒年月及其有关问题考辨》(《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第 4 期)、《也谈白玉蟾生卒年代及其有关问题——兼谈近年来有关白问题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3 年第 3 期)等。其二,着力发掘白氏之道教思想,探讨深入者如詹石窗《诗成造化寂无声——武夷散人白玉蟾诗歌与艮背修行观略论》(《宗教学研究》,1997 年第 3 期)、毛庆者《白玉蟾和〈蟾仙解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潘显一《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白玉蟾美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研究》,2003 年第 3 期)、刘延刚《白玉蟾的三教合一思想及其宗教调适性》(《宗教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等。其三,研究白氏科仪法术,如张泽洪《论白玉蟾对南宗道教科仪的创新——兼论南宗教团的雷法》(《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